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大司寇華陽徐公六秩壽序

天地之淳燿貞固者縕釀醲郁則必有昌明博大之材出乎其間以楨王國以總人紀用章一代之鴻烈然亦不能使其材人人必獲盡而所爲盡其材者往往權爲於人主人主之於人材

勢宜無所不可盡乃昫有所不必盡也者若材之自有也委運於天而待効於人主固宜有所不能盡即能盡矣而又有所不欲盡夫能盡而有所不欲盡是爲善其材者也而識者率於是乎觀世焉將抑以有不欲盡者其有不必盡者耶

明興創都金陵余郡在左輔非不斌斌具材用顧所稱昌明博大者不槩見鼎鉉樞衡之重濶焉久之迨於今有大司寇華陽先生徐公者出入三朝繇爲令郎銓曹叅東省以歷京兆

和歌風流一代盡秋色六朝多宿草雖今日將如涕泗何

楊姬館逢卓懋德北上

以君一日長別我十年餘桃葉愁中檝梅花病後書寸心從髮短孤夢隔秋疎莫戀當壚者君王問子虛

高座寺攜妓齋誦

佛日聊相假人天此共過伊蒲堪結饌穠李且停歌台石參空界青蓮出愛河不知趺坐久臺

上雨花多

早春再過呂玉繩司理衙齋兼期見過

已教人日過又見酒星來雅爵仍無筭刑書豈

盡才春生占宿草風落見殘梅亦有蓬蒿徑將

因客漸開

送濮子升司訓新都因呈汪司馬二仲

龍門知不遠駟騎府中趨第五應何減貞孤與

衆殊秦官推掌故軒帝授真圖君自依仙隱人

稱吏是儒

夜愁

羅幌依霜早金壺引漏淸爲愁非一種向夜卜三更斜月移人影空江落鴈聲不知靑鏡曉已見二毛生

亡姬遺篋見團扇

一持團扇泣秋霜况復更自非中道絕徒有合歡名裁月身隨隱搖風態轉輕已深文綺怨篋笥若平生

送閔壽卿還金山禮閣頭陀

遊地歸浮玉尋師學鍊金秋霜凝別夢江月照
冲襟樓閣中天曉風烟四壁陰滄波空浩蕩東
下是予心

由桐汭趨溧陽入舟却寄季豹

郊關攜手處忽漫是前期以我去家日當君失
意時臨岐贈馬策旼汎學鴟夷軫此東歸水將
因寄所思

遊虎丘

未作五湖遊先來問虎丘一峰傳海湧片石儼

舍而朋比盛國是摇徐公嘗司封業有西伐又
貳邦政矣乃俾遂其不欲盡也者予何言才之
必盡焉畢召在周皆年百餘歲一爲冢宰一爲
大司馬此其成式也鼎唯唯彼能忘天下者然
後可以托於天下能不欲盡其才者爲能盡其
材者也徐公始耆爾進而十年有營平金城之
策又十年有尚父後車之載又十年有罴熊道
符之師又進而十年則召公畢公之勳在矣羣
弟敦若綿以告叔和用庥叔平輾然曰吾兄言

驟而切於時鼎言者幾而達於理然均非徐公意也公請歸而反關郤埽端居理詠以自娛或自銀臺公而下歲時杯酒兄弟相問勞如是而以其所不必盡者聽之君其所不欲盡者任之子其所不可勝盡之年取券於造物吾聞道之眞以壽身其緒餘以壽天下國家而已余兩姓世相締昏姻同籍舉凡三世翁仍其一也而公三男子悉公輔器冢孫之舉與公覽揆之歲會吉祥善事有開必先善祝者莫如詩以次遡申

甫之降嶽頌文武之憲邦諷孫子之詒燕歌曰
月之升恒相率而虎拜稽首爲之颺言曰 天
子萬年臣亦世世無有害唐哉皇哉庶以侑公
爵

又

今皇帝嗣曆二十三年歲紀旃蒙大司寇華陽
先生徐公予告之明年也會禮曰耆里之後進
高子君翰張子仲率吳子惟會長輿濮子仲孺
余叔季豹輩及公之一白子相與道古友暱獲嚴

事公屆期屬爲祝於鼎小子鼎固先爲魏大夫諸父役矣雖然季豹猶然諸父也於諸子則馬之齒少長誠無善言不敢以至再辭念童子時當嘉靖辛酉竊睹今少傅新都許公少師吳申公與徐公各以經魁南畿巳並舉甲第陟三孤都九列嵬焉名世實前此希覯也兩公載筆侍從優游文墨薦以柄國式百辟而弼一人徐公歷中外職錢穀法比銓衡流品規調兵食其最後入而佐司馬南而領爽鳩氏大要以兩公所

爲鴻蓄秘書在帷幙之中潛修默運於陶鈞之表然其初在著作之庭大者以紬經删史黼黻太平次而殘膏賸馥亦足以霑被天下天下固未嘗不交頌其功而於文之効猶顯而易見徐公率孳孳衽席吏民或張皇撻伐以中國威於玉斧所畫之外使天下震耳駴目咸推爲當代之勞臣而其於短長奇正名實道術若管韓之所控摶黽董之所籌筴者抉其精而匿其跡有實蹈而無窾言文之𠄘因微而難闚比年軍興

日繁吏議日棘　禁中之政命時有所操舍不能若昔之共已而聽人始倜然有老成求舊之思而二輔之功視文益著矣徐公亦以尚書請歸第絕口不言勞葛巾短褐飲酒賦詩儼然司馬之洛下白傅之香山於是前所馳震其威望勛伐彪炳一代者悉轉而賡歌播詠於清風之穆如公之文始視勞益章顧世所爲文則又踦經術詞賦而兩之之兩者勢不無偏重而力不無分岐一經七畧之傳繡虎雕龍之嬗雖有濟

美第各掇其一而已伯子以造士升少公辛酉之秋凡四歲經術劝矣迺益務閎覽博聞脩辭嫺雅直將躋作者之埸蓋徐公有兄偕家太中舉而賚志焉是時銀臺先生卽嗣起公猶頡異負卿材故徐公仕而優於學伯子蚤達且席世寵富藏書故學古而後入官要以今古異稱通識必兼獲先後緩急異用作述在庭隅卽是以概徐公也出則動而不括居則靜而有方論世則象賢語耦則儷德昆弟則表高陽閭族則具

惇史陶陶乎恢恢乎衷無所攖其慮而外無所
拂其境今望之長身玉立須飄飄沃若髩鬒光
可鑒甘食健步六十年如一日㠯進此而百千
萬億即公有所不自知而忽馴至之語曰帶適
要則忘帶履適趾則忘履適斯忘忘斯化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斯其至矣諸子聞余言則謂公
懸弧之辰其日在庚其月爲蜡蜡也者合百神
於南郊以報歳而爲來年祈穀於天宗者也
天子邁德伊耆以徐公勞苦功高百日蜡而一

日澤故予之歸以展必報及其農祥正桑扈鳴
詎能忘天宗之祈禮之耆日指使言役智不役
力也箕亮翼贊特二輔之所爲潛脩默運而已
寧復欲其力用乎昔冢臣告老佐者請留若周
公之於君奭不則進賢以代若鄭侯之於平陽
或兩公今日之所有事也是歲也前期爲甲午
少師耆後期爲丙申少傅老三壽朋而九鼎峙
我東南一時盛事云

東洋王翁七十序

典午以還迄艸肅之際江左稱閥閱文章莫有渝王氏者彼輿謠於王與馬共天下其盛可知而尚書令僧虔之誡子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所謂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七葉於茲然余讀僊經則次仲落翮於大夏天門柔氣於法金方平劈麟於行厨葉令飛舄於賜履咸能守眞抱一後天地而彫三光又王氏其最著矣夫遠則出世近則應世應世則揚藻策勛出世則雲昇霞舉俛仰今古挈兩者而俺獲之吾見

誠莫王氏若者也葢其支委澶洄於余邑而有龍溪之王龍溪之王殆深閎重積而有東陽公為之宗長東洋公者今孝廉君君善之尊人也龍溪為余邑孔道南下走秣陵東走於湖舟車縰屬故多什一取羸公見以有賈行者必有賈心輙棄去務公稼非其力不食俗機利近恌而東洋公性敦朴質直貌若不勝衣言吶吶不出諸口及君善由造士應對太常也公行與俱饋贍之陵闕之鉅麗冠珮之葳蕤與夫馗術之豊

肆色粲然喜已復憫然私語君善曰京師居大漠與虜爲隣人知所大患而吾觀於齊魯趙冀之交荐饑民貧至鵠形揆情審埶易與生亂
天子日坐法宮威命時有所操舍腹吭牙格朋比角張此汝曹異日患也小子識之始謂公第恂恂長者乃以是覵公有大計志念深矣而公固不自見其長浮沈里閈謂伯子汝世吾業而爲農汝弟恢吾業而爲儒卽就君善養於城邸不覆欲盤辟士大夫間曰漢高祖已帝都長安

而太上不懌時時思我蹴踘鬬鷄之侶遂令胡寛營新豐甚哉故之難忘也邑令君聞其賢奉爵一級且親式其廬君善伯仲雖敬受公未嘗一御焉大較東洋公意在服嗇所爲儉與慈其寶者乎夫寶儉與慈老氏之訓也冲而不盈有而不宰譚仙術者必是歸東洋公將無以出世自命而以其應世者屬之子於是徵王氏有世德巳惟歲丙申月在戌適公七十之期禮之名七十曰老而傳公所以傳者既鴻且博矣余叔

子平及諸孫敦並與孝廉君有婕獲父事公相與脩祝請余爲之詞余踰耄望耄何所事文因述王氏之先烈若東洋公之顯承以備惇史二子稽首以守真抱一之道謭未及學雲昇霞舉之昇竊謂寓言所可粗憶切引者王丞相溥父祚家居每賓客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極尊養之禮世號十阿父者是也此豈必雕三光後天地翹人跡而上征乎余驟然曰鄉邪太原多故實汝曹能舉之以此爲公擬庶幾

必於其倫余猶記公北首時所惆然私語孝廉
君皆社稷大計其眎十阿父出入自恣爲維人
患恐者何啻逕庭耶顧益念尹令君甫蒞縣即
有以表而風之大臣之解曰法人惟重老重老
惟寶所寶惟賢夫寧直老而已

封君溫陵黃太公暨曾太孺人偕壽序

令地大物鄙弦誦甲天下稱冠帶之國者莫如
晉江余聞晉江有績學篤行之君子黃先生黃
先生者今司農郎黃君父也黃先生其初非晉

江人而家同安之長與里里僻遠少所接結駟之遊戶外之屨先生有大志慨然曰夫河伯望洋向若而始知已之聞道百耳由管中窺豹一斑彼養于霧七日而其文蔚者爾邪故曰文學鄒魯雒陽多賈化所處之屬也則始遷晉江云晉江與同安俱隸溫陵郡是時黃先生爲郡博士弟子業有聲督學使者行部溫陵輒優黃先生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復在晉江矣晉江有名士十數人者來與黃先生遊講德譚藝顧無不

心服黃先生者先生每一文出輒爭持轉相詑
曰是自同安來黃先生乎而先生亦窿窿自負
不下人然此十數人者先後獲雋各起家去而
獨黃先生爲博士弟子自如也迺先生固已生
五丈夫子而四且从先生爲博士弟子入則執
經出則執御晉江人咸以諸子擬五岳先生猶
昆侖又以擬五星先生猶奎猶東井司農君復
語余文炳兄弟幼學時家大人實父而師者也
每當晝正襟端誦聲琊琊徹垣一方夜丙燈熒

熒與牛斗交射吾母曾太君時時佐旨蓄相勞苦也而文炳以有今日敢忘明訓以忝所生蓋司農君舉丁丑進士令東陽上最　詔封先生如其令曾太君封太孺人銀章翟茀望里閭矣余問司農君君為東陽以茲郎司農先生將何所教君司農君曰東陽其土風敦龐勤耕織士尚禮家大人屬余小子以寬和治而余小子遂用寬和名居嘗讀詩至民亦勞止太史公平準書而睹于國計所損益竊浩歎者久之及余小

子司農出榷淮上也主算緡錢因遺書余小子百姓本望若生我而浚我以生也乎上不困國下不敝民若其勉旃毋忘若翁昔者之浩歎也淮上之役則余不佞亦以郎主儲來見黃君大度足智謀善財闔陿明開塞大都以不困國不敝民如黃先生所稱述者余未嘗不中賢黃君今殆有所繇來矣頃余得調去黃君將請沐暫歸晉江且爲先生太孺人壽也先生今年始六十太孺人五年以少而期皆季秋余意淮有酒

其曰五加皮者猶良能延生益壽諺有之不用
黄金滿車寧得一把五加黄君必以此上萬年
之觴矣而黄君亟橐以逞不復有携也甚訝之
君答余往令東陽時東陽有美醞若世所號河
清者嘗以獻家大人里居家大人讓之曰若不
聞陶母之還侃坩鮓而謂以官物遺我何益我
邪太孺人傳使者家猶有玉井芙蓉池足釀也
余胡敢庚以此恩二人余爵躍前賀黄君夫壽
者久也性沖然無所求于世而藹然有所德于

人適久耳黃先生所爲德東陽若淮上者不可
勝原而不以一卣故爲司農君增廉白何沖也
於是知黃先生之遷晉江曾太君又不難於安
土也非獨以有開必先其所自濬殖抑亦延生
益壽之具矣

贈陳博士先生北上便歸吳門爲壽序

博士官建置自秦固特典圖籍爾漢武表章六
藝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自公孫弘以治春秋爲
丞相封平津兒大夫引經斷獄天下學士靡然

鄉風矣今世以制科代辟舉即三事九列非明經不辨視漢爲猶嚴而其業爲尤專云吳郡陳先生起家春秋來教宣城也盖其人醇長者家世授經雖容容焉不事奇禮而晉身不誣其言內內至于離經辯志又纚纚有緒其文肆以博而不色見其行敦以實而無所立僅其物軌修而躬量設士相顧而化已教既成遷太學博士時宣之薦紳大夫難于去先生而屬余友某君以言請謂余從王爵後寔司銓計其于博士何

哉而當陳先生也余不佞卽不嫺于文詞亦嘗以職事習其故矣夫太學　天子之辟雍也冑子教者教其能爲人子能爲人臣而已故卑而之尊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太學而後貴之是以無不能子無不能臣者方茲教夷而坊弛日有恌心宣淫廣燕不東乃服又惡知有尊乎要以蘙流佚而峻防檢則莫若折之節之銜之枙之牙之牿之也是以重得樸素質直之臣而作之師則陳先生其人已夫以節上下辯等威懲惡

而勸善王道之正人倫之紀莫嚴于春秋故董子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陳先生當是時也不更急于用哉　上廣厲學官黜浮尚雅以明大一統之義過孝武遠甚即家而起相婁東公婁東公亦治春秋二三耆碩緣儒飾治道德爲輔初不在曲學之流其兼苞並蓄以人爲量逮于吐哺握髮者又非設翹材開東閣所可差比陳先生而往適貧遇合此其時也某君往言兩漢之志儒林

大都在齊魯周秦之虛江以南無一人焉誠可異今吳中地運爲天下最其文與人蓋自言游以來于斯爲盛然言游及門高弟而于春秋不能贊一辭也陳先生則有所著稱矣陳先生是行也會其月念二日顏太夫人年七十之期而其尊公徵君七十有二因得以簡書之間歸里門而爲壽焉昔伏生善治書年九十不能行而漢使掌故就其家受之女子陳徵君躬見其子之以經術顯諸孫且蒸蒸多誦視伏生所得孰

多耶　天子儻幸太學而修饋酳几杖之儀則
陳徵君者必將膺老更之選先生且獲分大官
之饍以入獻太夫人不盍亦大愉快乎

奇峰後先生七袠序

夫善易者不論易蓋讀其言而有概於余邑後
先生焉後先生余邑之聞人也少爲博士弟子
業有聲輒棄去多所博外家無所不善而人董
董稱先生善相地先生即棄去博士籍而於其
文實善識之又善相人其以女歸江夏令顏君

也囨顏君居約時沈太史君與任俠破産且屢躓於太常里人多竊姍笑之先生倍與之友善太史亦工相地侍御公崔夫人襄事並請裁先生未幾而太史舉大魁則貽書數千言謝先生先生絕口不談也然自是以幣安車迎先生者踵相接矣先生卻不應第走吳趙宗伯走新都汪左司馬與豫章詹學使而已宗伯司馬文章言語妙天下詹公故令余邑艮率愛重先生不敢字稱奇峰先生云大都先生善相人識文以

顏君顯善相地以沈太史及二三鉅公顯而要之非先生好也先生之中好而用志不分者莫如養生壬其壬在彭祖之接引抱一守雌外而杜衡内而律氣可以還精可以補腦可以久視可以長生昔黃帝之質素女天老之教軒皇皆是物也雖然其勢危如捧盂水其機迅如御六馬善用之則拾級而上不善用則建瓴而下迺後先生獨有俛得焉顧先生不喜著論示人人閒私語余小子某耳余惟土圭立表望景相攸

其法緣本先聖其波衍於景純景純盖有道而僊者也郭介休不爲危言激論而東都人倫莫不取則此其人豈姑布子卿若呂公許負之倫非苟而可者也輓近世圉之以爲術古至人融之以爲道故曰吾觀解牛而得養生焉後先生可謂貫三曜洞九幽庶幾至人之所爲矣因天用地易爲彌綸先生業治易者也而不著論則管公明之云善易哉惟歲庚寅先生紀年七十二八代射且圖萬方之所希見焉余願與顏君

奉先生以敬亭爲空同爲具茨宛句爲瑶池爲弱水儻無負先生所私語余及善相顔君者耶余往聞後先生曰有七黒子一昔夢宿北斗垣旋失其處則先生之生所繇來遠矣世欲知後先生乎君其問諸牛斗之宫

從祖少公兩池翁暨汪孺人偕壽序

余家有隱君子栴少公者少公昆弟凡七人而公居少故曰少公公長身鋭上豐下行挺勁而語倭夷驟卽之樸茂人耳而忼慨諒直事有所

不可髮上立彈指抗膺風決電舉以必信其言務徇其志此在壯已然而公今年七十三中春月下弦汪孺人亦六十矣公四丈夫子伯髯而絕倫仲起功曹爲雒尉次太學高等最幼爲季豹而材最美季豹即籍諸生乎薄諸生業不爲而爲古文詞詞多爾雅梅氏其先用經術顯余小子倡爲古文詞人爭駴去之而獨季豹與余遊始季豹習儒檢小廉而自遊余頗任俠達節人益疑爭駴去之公怡然不駴也使終與余遊

而間問余兒眎若所謂古文詞何余謝不敏夫余誠先驅而季豹超乘公色喜而尉王賊曹宛雒名都會豐饒公貽書尉寧繆出無闌入寧宦減産無以仕爲市余家適鼎盛冠盖相望不亦園舍陂池交錯如繡或一二少年鮮衣文馬搔頭美姿斌斌都雅爲里中一時健羨而公閔焉不醳也曰吾野人也知樹蓺而已樹木者其雞口兔目瘤椒蠆趨之初殖之必欲其深培之惟恐不固也及于材而庇牛馬庵日凌霄則斧斤

入焉穀歲一穫必倍又再穫則入微三歲而再稔則再不稔余小子每更端公公舉以爲訓而又以令族日大廼衆日渙政日㬥衆渙則情孤政㬥則敎弛因及家太中時事輒賫咨慕說之云盖太中之政于家也二三長老實提衡之公性雖稍嬾不骫骳而其于嬴之開塞之際若省括若操量故未甞不卒歸于平康而一稟于正則彼一時也是數千餘指者瞿然皆見德而不見力而私庭淸議遶于司空城旦書抑庶幾禮

讓之餘風矣鼎祚氏曰余于少公爲從孫少公佗質行甚具第卽所持論豈必事佔俾屈首一經然後爲儒哉然少公故善易矣其于易也以卜行卜奇中昔嚴遵沈冥卜肆而與人言必依于忠孝至其所自言益我者損我殆善易者也向子平讀損益而歎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以今觀少公力于耕固不必乖廉取百錢自足而尚羊文春敬亭之間不必五嶽游其以廉約勅后人以樹蓺喻也與損益之指符矣向平甞劫勵

昏嫁而其子無聞君乎其子與年不可考要此
兩人者亦未聞有賢配則少公殆爲過之而季
豹猶嗛嗛也箕方困諸生無能爲二人顯義且
人高吾翁處士名耳毋夫人内德不出乎梱郎
吾翁之得足于耕而箕得併力文辭也咸母夫
人之繇余謂史談郎發憤周南非其子遷能紹
明世誰復知有六家同異者安仁閒居一賦而
其母迨今以潘輿傳季豹比著小衍十餘篇本
物孳象數之致以契公大卜之微其爲紹明莫

大如是惟余曹之思廛于族而俾濵者萃㡭者
振也圖所爲壽少公天必安少公以永賴余曹
而少公安孺人亦惟孺人是永賴邇者吾里多
壽徵少公有兄司訓公年八十從封大夫之列
黃州公日醉二參而隱于詩奕詩逾工奕率勝
其耦里中偉衣冠蒼須眉暉映也

壽尹封翁序

語曰世謝元樸人關大年余竊嘗疑之迨今觀
裱眞耆德之英往往蹈祺履應軒然陟上壽余

然後知天道固有獨厚焉余未皇徧述所睹記
而即寧國守廖公判高公及余孫某嘗稱其丞
尹公封翁云翁務倜偉倜儻顧叱玉潔修喜施
隱靈芝竿篝軟霄岱晟間髮鬢未老其自貴乃
爲清鍾大鏞五丈之鼎皮於明堂之序而所欣
然日爲用者也翁雅言曰嗟乎丈夫生世豈使
獨龍蛇哉吾以抱朴明農盍亦以其事責諸兒
輩乎乃聑丞公修經術蜚聲藝林擢進士爲郎
以直左今量移宛陵間有所不足曰兒輩遂不

能以貂金爲太公壽乎翁聞而止之曰令易而操爲選儒突梯以奸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貂金也盖今歲五月之十八日翁進而七十諸孫咸斌斌栢栢文武登顯傳稱明德者不當其世其後必生達人非耶而翁代有貂金矣翁冢孫孝廉君方遊南雍因省郡丞公于宛上而歸爲翁壽也諸僚遂置酒遥拜以壽翁而各有所陳言守廖公之言曰夫上帝欲爲 人主宏太平之業討必有碩德臻而人帝乃下睞於蜀而得

蜀之峨眉以其地東巴峽之水而下承之爲錦
江以全爵萬流其氣鬱礴而無際以此祝翁之
德有矣高公進而言曰帝眷西顧而得秦以告
成之嶽五而秦擅其一至所謂太華者又嶪然
今古以此祝翁之貴有矣孫某亦進而言曰帝
又下睞會稽則神禹會萬玉帛之所東海長風
之激射横波之訣宕以此祝翁之福有矣翁之
深仁累澤眞足以當帝心洽人意而食其報廼
始舉寓内名山川歸翁以壽是元淑之所鍾也

尹公乃拜手而辭曰何家君足以稱諸君之旨
唯時　聖化光瑩宇宙天苻地禎比者太史志
端壽星見于南紀而予滇實當其境客自余鄉
至言茲夏五青雲絣如來自天際蕙蘢濔渟縡
若翠蓋集於居第之上此或壽之徵也豈敢稱
諸君旨哉予聞之輾然曰夫古今耆德君子貢
疇丘園其操行風格樹標鄉國者雖數數見然
而榮壽並歸翁躋耆頤者不多概於文辭士大
夫振釆於王路者都通顯以閎道博施未可僂

指若翁者載籍稱猶難焉豈非造化之苻跡而
壽祺寵命駢集如素乎然即緗圖玉檢者亦莫
闚其秘矣余固知尹公之壽其親當必有鴻章
麗藻揄揚其世懿以輝映昆明寫奕照著也昔
詩人頌壽永年大都以如山若岡陵爲文先是
諸君之爲祝悉矣余且耄略叙序其事致余孫
增酌者之辭廖公蜀人高公秦人而尹公滇人

白沙翁焦長公八十序

自軒轅鑄鼎丹成遂以龍升後代之言僊者悉

宗之至秦漢間其人王威畧足以雄決一世而越海封岳畢其志冀或眞靈之一遇弗能也他若山澤之癯單約之産往往有異徵而佹獲奇授究其大指要不過嗇精葆形窈窈冥冥如廣成之對軒轅者其基胎又必先積功累行如所傳許子阿具在祕檢顧云有可化物爲黃金者第以漢尚方之財力而鴻寶之術竟亦無驗迄今尚多好爲之即余所聞余友焦賓王之父白沙公少而好爲其術蓋公家黃山軒轅之冊鼎

與白龍之遺蹟在焉庀材品察火候幾幾若農夫之望歲矣而亦有驗有不驗彼漢武始而曰使吾得與黃帝同游去妻子如脫屣耳旣復自悔以天下豈有仙人焦公郎用其術稍挫產不爲悔不爲信道之篤哉晩廼謂道家必内丹成然後外丹可就因一切謝黃白草木而從事吐納引導以冥契窈默之指今行年八十矣顏益赭行爵躍飲啗瞻聽不衰望之殆知爲有道人也余繇賔王旁習公公十九稱孤割所有而撫

其三弟以有成立焦氏宋鼎元炳炎後爲太平甲族將萬指公性勁直不諧俗蚤從從伯僉憲先生而卜余宣之南境以居賓王精博士家言兼攻古文辭婁首其邑士選及試京兆固婁困而公皆不入于其心朝夕惟訓賓王若孫輩以孝弟力田有行義而已故賓王嘗撫其兄孤子以有成立猶公之撫其弟庭以內穆如也此不有所以縕之胎而培其基者耶稚川有言周孔之道與偓佺安期同體異用焦公之于道深矣

而稚川其時以丹砂請令勾漏則方術之云可
化黃金者抑安得盡非之是月嘉平日丙申適
公覽揆之辰汪君及余羣從諸子駿兒都咸賓
王友善及其門弟子屬余言爲公壽余度公昇
日道成而且遊戲人間爲陸地僊也即賓王遥
承其先烈以顯被公公必皆塵眎之曰古昔雄
王之殫威畢志所不能一遇者而一旦集我更
何所加我余何敢更以逢世之言進姑相率而
歌金巾奉玉壺以酒公幸公其以軒轅之餘丹

報貺焉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石門公暨劉太君六秩序

語有之中古之世道德足養其壽命非貌言也葢其時猶近沕穆其人涉世不甚深取於世不甚廣材知有所不肯竟於物情有所不必窮則握之已者常羸而受之天者靡損故俗多長厚

之風家躋仁壽之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者
也在昔英誼之主往往尚高年臨雍拜老袒割
饋酳以勸成其化保乂其生誠重之矣今此禮
久廢不舉風會日流人亦爭機利猋鶩務華慕
膻自雕自琢以漸搰其眞趣其算然而愛深望
至實未有不交相祝者也吾族數千指比八九
十歲老人黃髮鮐背輝映閭黨若吾叔石門公
以歲戊申季春始及耆公少游太學爲東藩理
問遷同知寧州致其事以歸也當公之里居性

簡靖省贊聘往來兄子鵾舉甲第入則中秘出則廵方公不有所藉以矜詡其門閥及公之東而理藩西而佐牧奉職循理即從弟在銓曹亦初無所藉以發抒其意氣當路者益以是重之迺公直投劾去矣是時州太守爲余友方子及亦自免還莆中豈有所歆于公乎大較公不欲極才之所蔗又不欲驚世之所趨食不重簋衣不襲純行逡逡惟萬言囁嚅若有坊其殆庶羸乎巳而靡損其天者耶公茲體腴神王望之若

壯年以是知道德足養壽命也何獨古爲然顧公諸子咸競爽迭起文采彪炳長者玄符試輒高等廩縣官公第由然聽兒曹爲之爾未嘗聞嚴夏楚而日以青紫幾幾也則意更遠矣公之妃劉太君者前一歲丁未登六袠婉嫕惠敏與石門公媲德焉而前後又偕壽誠吾門盛事也

贈劉太學五十序

夫生而有所以養之則長生生而有所以治之則厚生迺其生厚者類多乘堅刺肥或日湎於

酒娥眉皓齒二八代射則以爲宴安之鴆毒伐性之斧斤此於用不大相繆盭哉是不然養生者在蚕服而重績繕氣而葆眞故其爲言曰事天治神莫善於嗇治生者亦大較在去甘攻苦彊本而節用彼漆園吏逍遙其夷洸瀁其說於道庶闚其倪焉而養生者則有主昔名儒之論學也謂莫先於治生故善用之其微渺至可與四時相禪於天而生以長其荄者與泉相灌輸於地而生以厚吾於解牛得養生焉機之所通

又何繆盭也余常持是說以質某君某君首頷之一日某君從弟文起以心源劉君五奏之期來告而介某君徵言於予將無忘所聞余疇昔耶余惟劉氏稱久遠而最著者無如中壘中壘經明行修廼猶以上與神仙方術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遂與尚方鑄作言黃金可成及其上書陳災異指斥外家而又傳列女微風后庭放佚炳然烈矣劉君少即負文名與某君爲同舍生嘗游於宛谿先生

之門墻習聞正學而尊人其翁以素封顯郡中
當老而倦勤也君自太學歸爲家督雖事耕作
乎務施與敦宗親豫而能約豐而不翔可不謂
經明行修哉今年届五十在禮稱艾而服官政
者也君聞語人曰吾藉先人之靈有田一成有
屋一廛吾取天之餘以養生盡地之力以治生
退不標跡進不攘羣吾志耳余心韙劉君然顧
劉君且無忘進也頃者宫府格閡爰時有所曠
偏而權特有所旁落假令憂國奉主有如中壘

安得如劉君言者而况劉君受鄉先正之學必
軌於道豈復爲神仙方術而已劉君有二丈夫
子並占一經方修其世業而嚮用之中壘子歆
卽有經術顧黨於新室論者以其父子學東輔
而行薰蕕以今劉君視向所獲益多向初欲化
物爲金竟爾無驗徒砣砣宦貧窮年讐校之役
何厚生之有以故知劉君得於天者全也余往
遘劉君色澤而度龢似頗有養者然私度其年
三十耳文起言劉君居常不兼味不純帛與濮

孺人儷德而諸室無姬媵葢以信無所以濁之廼徐清無所以盈之廼蔽不新成可以厚生可以長生可以全名可以儀刑儻世不無躭鴆毒而狎斧斤者請以余言告之使並躋仁壽之域則劉君所爲壽者不恢乎大哉是惟良月既望三日文起先率內子載拜致萬年之觴者三修子婿禮然後梅氏別駕諸公而下幾數百指以次入稱壽爵無算

雷長者六十序

郡有雷伯洪先生伯仲以文學高等起黃池廪縣官先大夫嘗主敎志學書院在坐數百曹獨欽重先生而先生季弟省齋公以孝顯晚廼學佛頗有得學人宗之今所稱雷長者公冡子也長者仰承其先緒而務拓大延引之雖一布衣乎內行甚備至就養終事壹禀於禮而奉繼母崔如所生則復名雷孝子矣顧亦學佛與余弟海藏竺二結白社時逆來印證蓋黃池多善知識僧嚴習薰修屛楚城若耆闍而襟玉溪若阿耨

也者實自雷氏諷導焉歲之庚戌攝提貞于孟

陬長者年周甲子也次君聖水私其姪孟錦謀

曰予聞至親無文卽文焉將無信曷若要梅子

申祝者之辭梅子者余鼎祚非能爲辭者然辱

世交久且亦學佛余根下無所深悟請淺言之

夫學佛之宜於壽者凡五學佛則重宰殺禁踐

生而仁心爲質慈憫之爲用最廣是宜壽攻苦

茹澹董藉充虛而飲不至腐腸味不令爽口是

宜壽蛾眉螓首見謂革囊體爲多漏則必窒帷

牀之戒而嗇精氣之藏是宜壽其教在忍辱明退讓與物無競可免於債性而煬龢是宜壽以世界爲鈌陷以諸有爲幻妄勢當無累某之危積無撲滿之患而長者猶財法兩施爲衆所歌儛是宜壽之數者長者皆躬自有之非若世稽首抱足跡彷彿而已其爲壽自無量惡用余言是拘拘者爲乎雖然有一轉語王稚遠與慧遠書以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荅之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不在長年達矣而自無

量壽佛以屆印度寶掌和尚壽一千七十二歲則長年似亦所貴也身一也而禪家有色身法身之别色身有涯法身無盡是一是兩長者其試與聖水諸君參之古宿有一語參之數十年而感時觸物或訶罵摑擊始躍如者雷長者繇玆耆而老躋期頤必有進於是庶以示我長者宇國和里族人尊之曰養明先生自署曰唯淨居士博涉尚古爲詩有支許之風旁通天文地紀而玉水漚言者其集也閟不肯出卽余未及

見度長者意若曰百川學海是其一漚耳又若曰是豈眞我哉彼漚自起滅海固自如耳殆如泡之踰也長者有四子以次誦通聖水孟錦則業先鳴矣伯洪昆弟所未盡酬者必駿發其後人雷氏之吉祥善果尚取券于斯

徐長君暨魏孺人五袠序

自昔魁杰之士其材猋迅其氣騖發初恒欲奮然一見于世而其旣也事有不可遇有不必則多斂華爲質揉壯爲龢以委諸寂莫之濱恬憺

之境安期生以策干秦皇不用迺留玉舄而去
之它若儒而昌黎眉山貴而裴丞相白太傅輩
之于黃面瞿曇也授衣留帶敷座安名羣焉皈
依之恐後此其人未嘗不事遂遇合也葢水涸
而天根見殆理有固然亦人情之必至乎余姻
友友伯先生今大銀臺陵翁徐公之冢子邑所
稱徐長君者云長君有異材負奇氣人也少游
鄉校業有聲起而曰以友爲字友鄉國耶游太
學與海內外之賢豪長者游雖數奇不售名實

著矣是時銀臺公繇郎守成都尋副浙臬叅洛
藩長憲于滇以左轄東藩所歷非劇郡則大省
會壹意急縣官是務而以家棣屬長君長君以
獨力肩家政以廣胤進徐公于是禱于嵩而次
君生禱于岱而幼君生實維嶽降焉銀臺宦廉
而家漸以乱首闢奴客檢堂廉翼如庋閣有序
者咸長君以也然悉從力本無溢入長君師東
越董生爲買一姬以有子歿則撫其子以復有
室里楊生學無貲幾爲人傭助之使竟其學毛

氏纍而自粥妻以贖爲解其纍而還其妻四境
之内誦義無窮因以推用銀臺公之教者又長
君以也夫張而能弛積而能散天之道也長君
蓋已豫見之及歲庚子長君年及艾一旦憬然
悟曰吾始逃勢若阱逃利若膩猶知有名也已
而逃名猶知有身也吾今悟四大之假合百千
歲之爲刹那也吾其一切空之乎談空者莫若
竺乾斥千餘金而爲芥子菴以崇設像敎齊心
禮足庶求無生之玅詣蓋至是而始足窺長君

之大矣余有孫息字長君伯子之子仲子與余兒子同筆研獲從舍中人習長君之有內德也大較謂長君之內魏孺人後長君生三年今歲癸卯屆五袠性敏給而孝儉寬慈凡長君之所爲闢田考宮訓子弟御臧獲皆孺人佐之余以爲此豈非材且賢或猶女德之常耳陽主施陰主受故聚而不能散入而不能出者陰斂率然長君一散而周人之阨若懸橐再散而治佛之廬若布金外無所恡中無所攖俾四境以誦義

公子而不二之門有長者則孺人以也至是益
足窺孺人之大矣余二三兄弟及羣從將以端
月六日爲孺人設帨之辰圖所爲祝者且長君
戒前期無受祝兹併修闕事禮也余惟長君冀
如龐居士夫婦求無生何論長生擬出世何論
任世顧非有二也無量壽佛非無生者乎千歲
寶掌非出世者乎要以得恬漠之極致而已銀
臺公八十杖國四世在庭嵬焉齒德長君與孺
人日侍膳金緋鶴髮之翁時問課玉立鸞停之

孫若子仰融融而俯熙熙世法備矣然方將求所謂无上至道而皈依之即千百歲爲刹那茲未足以盡長君而爲孺人健羡也雖然彼皈依者未嘗非儒而貴者也從道伯仲具文采風槪安知非白傅裴相之一流人乎

從叔右溪翁七十序

夫好佚而不欲勞者人情哉顧罔不失之佚而得之勞蓋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名以茂勞則勤勤則不匱而業以竑不寧唯是勞則志壹而

力顓志壹則精氣集力顓則多岐不分而生以
永吾嘗持是以槪于世幸無爽而于吾從父右
溪公其說猶契云右溪公者處士兩池公之仲
子也初授田畝百耳治之十餘年而十倍之嘗
一試爲扶溝尉此勞人之職也公盡節官下爲
令張君所倚重未幾而公惟之曰吾與其僕僕
馬首也孰若嬉嬉于吾之畝首乎與其罔上浚
下而獲以無故也孰若因天任地而享其自然
者乎吾欲用之家矣遂乞身歸其識度固越人

矣歸則揆水陸之衷而宅之左右百里以上控寧陽下縮鳩茲爲委輸之所惟之曰吾聞之本富爲上茀益督治其甽鍾之田而拓大之而公材敏給蟹螺汙邪辨原隰之宜無曠土金穰水毀司雨暘之候無失時㸂山疏陂有竹樹果茹蔬特禽魚之入而或時出機素旁足以佐稻粱無遺利校初所授業百倍之矣然而公豁達無機事亦無所借資也究其所以臻此者則暑不盩寒不煬以庶夫泥蹈檋山乘檋無寧居晝有

爲宵有慮俛有拾仰有取無宴息抑心力之俱勞焉若公斟出內權子母之間又綽然有餘無致期無竭澤戊申歲大潦首捐穀數百石無庸勸它若聘問燕饗必從豐無腐財而廢禮以故百里之內誦義不休而三賓飲於鄉最後兵憲金公正人也時守郡以書先肅公公今年七袠矣業日以竑名日以茂非苟而可也則能勞之效著甚彼好佚于游呰窳偷安逮其志殫能索奚以哉時屆月八日與長至之辰會是謂長生

我子姓方聚族而爲公祝因質鼎祚昔軒皇氏之受道空同也曰無勞爾形于廼謂勞可以永生詩矣廼茲契之右溪公老而有壯容齒決若沃雪驅策若御風時而寧陽時而鳩茲若在滎在霤子言抑有所受之乎余應之曰吾受之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帶之銘曰愼必恭恭則壽夫火滅修容一舉足而不忘愼斤斤焉何其勞也而富與壽則歸之吾曹所爲祝公者具在周書矣有尊行者持觴而復于公曰鼎未學禮

乎禮之記七十曰老而傳公多男而材三爲邑
學生一籍太學諸孫並翹秀一歲而納婦者四
人后寢熾矣可傳矣古富而未有爵邑者命曰
素封以得比封君也諸子當次第以公顯拜命
于 朝何言素公盍請佚焉以聽其修而息之
乎公怡然釂曰敬舉君之觴鼎小子復越次而
進曰公以長爲政于族矣尋卽自解去自公之
解去而族之萃者渙祖宗之廢烝嘗者殆周星
矣萃與渙之詞皆曰假廟萃廟所以保萃而理

漁者也傳有之五世之廟可以觀德焉唯公圖之抑亦先處士之貽也公瞿然起曰子稱人而及其先孝也須而不忘規厚也吾何敢忘吾先吾少睹先人之政于族矣是非可否子先公無預焉悉需令于長者至其成靡不入也靡不合也薦時食而旅獻酬雍雍肅肅此其羲皇之世乎吾老矣日稷而望蔭其何及遠吾與子姑酌彼金罍乎聞之三十年爲一世世之盛衰相代也吾與子更三十年而觀于廟必有明達者出

焉予志之以無泯今日之貺

從叔起莘先生六十序

起莘先生者余叔仲珍也先生生後余二歲爲邑諸生及受餼學官並後余數歲以次薦則後余十數歲先後薦之歲皆就北試被放也往余年六秩以一艇避客江上先生今年當六秩亦避之江上而余獨身往先生有所待以往其勝情可想矣吾宗子姓多先生所撫訓圖以一巵壽先生而跡之不可得屬余言代之余惟昔者

嘗固辭諸君之有言矣以巳不欲施之人則非
恕余卑行也卑固宜致于尊者違之則非禮回
環旬日而先生歸自江上鼎祚因申之言曰古
先盛時氣化惇龎人多壽考尚父七十釣茲泉
而始有後車之載鬻子九十有道符之陳抑何
其達之晚而遇合之難也然姬文一見而卽尊
爲師且徼惠于先人太公望以無能捕獸逐麋
之夫而驟與之策國事又何其識之早而遇合
之易也葢其時上雖急得士而咨于番番之黃

髮必待其志堅材練則任之不疑下焉者量而後進求而后與亦不敢以未習之身而湧焉嘗試漢尚近古洛陽少年一旦而痛哭流涕欲以改制度易服色孝文謙讓未皇終不以加絳灌之上至武帝名好少矣迺若公孫弘菑川六十之叟耳一言合意徒步起博士立拜卿相綰平津之矦印實未嘗賤老也先生少卽以經義旗諸生試輒首至都試則累罷去也初治易從治禮嘗有分曹以精禮舉之而主者中格其爲義

會文切理直抉聖賢之奧指以庶追弘正之遺風非若今蚍神牛鬼軋茁鉤棘而巳茲且爲吏部選人需次官博士矣夫平津年六十徵以賢良以不能罷歸尋有詔徵文學菑川復推上及對策太常第居下當是時弘卽號恢奇多聞抑曷由見焉及爲人主所厚遇日親貴則士亦以賢之矣貴賤無常家詎不信乎先生之始累罷去舉而中格與弘何以異起家爲博士亦類之若天子擢弘對第一召入見　上方鄉文學招

俊乂先生寧獨不類耶予小子竊謂先生之猶
勝弘也弘曲學以阿世多詐而鮮情實爲廷臣
所非先生居家有亮概不激不隨則先生勝弘
朔方之難發十策不得一先生多謀達世故事
至本末成壞預計之無爽則先生勝弘以三公
爲布被飾名中尉詰而故人怨先生内備姬侍
外不爲磎刻食一肉脫粟則先生勝弘平津之
封一傳遂坐法失侯先生之諸子並有聲在士
林夫先難而後易挹彼而酌此者天之道也當

必奕世早達以償先生之遲暮則先生勝其猶最勝者平津年堇八十餘先生長身豐下面方背窿固壽者相則先生勝所徵不逮者　國朝文臣自劉誠意王新建二三公之外罕徹侯之封耳有進者曰子年亦六十耳曷不從先生出而偕䎙以翔乎余謝曰此所謂量而後進也獻歲先生北首矣不有居者孰與行者敬亭之陽文脊之陰余願爲先生處守焉先生生之辰孟冬望之五日序之日長至月朔也

十長兄賔瞿先生六十序

文脊距蒲千半舍巖洞奇勝所爲瞿硎被鹿裘隱石室桓宣武命伏滔銘者也從兄子綦每遊大醉輒據石而呼曰爾爲王我則賔之迺自號賔瞿今年耆里中尊之曰賔瞿先生云然先生其初非隱也籍名博士試高等且待廩已用貲入太學爲按察照磨於豫章遷　王國之屬賦一笑詩以歸一笑者居嘗好諧謔或傳先生以笑忤宗戚顯人有是遷先生不諱也歸而目稱

告足稱覽以謝絕應門出則以筍輿或以騎遇酒必飲飲必酣酒不必旨所與飲不必其儕拇陳奕碁不必勝以取適而已過而覲先生之庭花樹郁郁誦讀琅琅使人悠然忘去也故所至則親人擬以爲柴桑所居則穰人擬以爲畏壘有進而擬者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爲近之然不聞蘧氏有年也夫論壽者一曰命之自天人焉得而制之一曰葆之在人天因得而培之之二者若相浮而實相承先生之儒而仕與人同

而升沈淹速不置悲喜應而求與人同而高下
良苦不生分別無所以滑其和無所以攖其性
人貌而天是無天損宦䆊則味聊一染指先生
垂橐而旋奉身而退爲不盡其用有質而負有
要而忘先生爲之已責爲之彌縫爲不盡其情
兩搆騎省之悼一遭西河之戚黎羡在御袛禍
自完爲不盡其享夫不盡則有餘有餘則重積
是無人損益以天則殖命于天以人則禖固于
人天人叶而福極臻六十之年始壽耳伯玉之

化境殆有進焉余小子以漸畢尼父之從心衛
武之勤物進先生恢乎其有餘地也先生覽揆
之旦次于鶉尾其于壬午仰符　天子萬曆之
聖期挹帝虹而就堯日太史奏有曄然見南斗
之分者先生之所爲壽星也有翕然聚高陽之
里者先生之丈夫子所爲德星也　天子方崇
禮尚齒當必憲老師更袒割饋酳亦猶行古之
道乎余生後先生凡七歲幼而同學惟先生是
儀茲艾矣無所服官政而爲政于文度惟是履

安隱稍得勝先生而神明之用則日損比將藏其草于鹿裘石室分先生醉據之半席而逝賓之越數十年更將削觚破管肩隨先生于閬風縣圃之間賓金母而拜木公下撫文脊一卷石蒲于一蠡水回視六十之日如暘谷之初曜矣姑書此從諸昆弟子姓脩先生爵請以爲異日券

上海吳翁七十序

士居常相與有所緼咸思一自見出而爲經世

之業或于世不逢而志有所絀則多高鶩遠引絶故所知交闕其身而為遯世之事若嚴子陵之于侯司徒蘇雲卿之于張魏公是矣頋其人率孤貴失和偏奇而鮮衷于道論者時亦欣賞其操尚而已余内弟唐君湜所亟稱上海吴公則不然震恒吴公者唐宗伯元徵先生友也少負儁材工制義遊太學試輒優南人士乙丙之際徙而北則宗伯實與俱宗伯遂聯舉魁天下是時先生都試者婁矣謝唐先生去就選人丞

南昌稍遷叅晋閩先後並劇地以廉敏聞然非
其好也有母太夫人春秋高公復謝去曰此何
可以一日養易虖唐先生仕洊顯至秩宗每有
意援公不應也公特出其所緼未盡于試者學
其子以經術悉誦通聲籍籍起雖序所未盡于
吏者用之家與時逐海壖故沃土公善占穰毀
察泉脉而里之布縷被服天下機聲軋軋與田
歌烏烏相勞也葢務完物而無息幣故業視先
世益饒因斥其餘治一園黃浦之上雲亭風觀

帶壑纓巒君湜嘗得寓目焉極爲余贊其勝且言公有勝情肅客以禮視履鮮健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即期頤未艾也越歲癸丑夏四月君湜以其縣弧之期來告曰公之年往所爲即期頤未艾者吾自卜之而公質行甚具子其爲吾敘次焉夫吳公初以文友唐先生也何所多讓而宗伯得時則駕建經世之閎業公安處散寮奉職循理亦不爲遯世之偏行當唐先生之北首居約也公不靳所有以資唐先生及宗伯都

華膴多推詡而公一無所資唐先生亦不為杜
交滅景若子陵雲卿而借唐先生以獼鷄引之
名今且行年七十也仰奉九齡之母帥子婦朝
夕上食作荆蘭舞倪撫奕世之雲若仍課誦分
甘老者鵠峙少者鳳舉而公歲優游其間隱不
違親退不標跡修倫紀之常享庭闈之順之于
道庶有所衷矣而高風雅尚世又復泠然歸之
君湜稔吳氏家閥更言公父處士公嘉靖季年
吳中倭上海猶烈處士為收里中之遺胔而飼

起其創痍者所全活居多公時甫冠實佐之而公所分與貧交䟽昆弟殆百計至讓産同祖弟而時振其乏絶新廬舍于燬其孝睦有所授而恢大之如此范少伯三至三散服桂飲水以仙去以是知財何累人私之而封殖則爲圈鹿爲牢豕公之而行德則爲豪俠爲仙遊太史公稱叅老聽子孫息之公太夫人前不言老有子一恒伯仲者可傳矣彼宗伯之胤必以經世其家者也伯仲幸相與講世而圖紹明哉是震恒公

之所爲永永壽者

侍峰阮三公六十序

宣歙地相錯如繡歙土陿不任耕故多趨化居而遷即遷吾宣者阮氏孫氏稱最久且著世相爲昏姻阮之先有處士公傑者弘治中斥金千伐石而梁夏家渡葢宣歙之輿徒所經也受嶧陽諸水以達于宛谿源漂疾涉秋霖漉激揚絕道今茲醳隫納而即康莊者百數十年誰之烈乎幾傳而爲青峰公者余識之周脊敦茂長者

也遵周官質劑之法而出入有經贏縮有度悉稟于公平晚乃務本富力稼穡建學之役公捐穀助焉而六丈夫子皆脩其故業益拓之太學侍峰君則公之叔子余友孫以治之外舅也君少遊成均夔試于京兆不獲售然已傾都人士矣及謝歸反關却軌自託于處士之義宣之俗近猶歙也好造請士大夫爲名高峭急狷忿一語相稽輒窮歲鬬諍而借貲以守勝君所與焚枯酌醴推衿送抱皆故時貧交或循行田墅歌

烏擊缶以相勞苦而已一無所外援而且和之以天倪履之爲谿谷退然如不勝舉益望其容而使人之意也消則君誠有之士繇太學出其未也必俛徼一命之榮而取償三倍之利市君弗之屑也余在輦下嘗見諸公卿頭童齒豁以及鐘鳴漏盡而奔趨竭蹶不休者亦欲豐祿廕爲子孫久遠之計耳君當壯蟬蛻于汙濁之中鴻冥于雲漢之表豈易能者哉夫以君負材不試而小試之家所就業日以多然而終不能盡

已之材于于焉融融焉以虛游于一世初不欲
盡物之情甚哉人之不可使有所盡而行無餘
地也豈哉不盡者之必有餘也君四子伯和生
聲噪鄉校間以次競爽必駸以昌顯而君年始
耆則爲天之所廸篤綏祐而俾其康遂休裕以
衍餘慶者在予與年矣當處士公之斥金爲梁
青峰公之捐穀建學人爭義之而一時靳固者
必竊以緩急非益顧今若太學先生昆弟釣致
不貲諸子起文學高等中外之親幾千百指其

所獲不旣奢乎以是信爲善之利卽百世勿替焉先生之館甥兩曾君及以治友壻也合而爲舅氏壽屬不佞布祝者之詞余惟婿之稱外舅曰岳意葢援泰山有丈人峰耳魁然峻極之岱宗震四維而長五嶽所傳登封七十二家者類皆秘瑞檢而祈長生此庶足以祝先生余論敘先生之質行如右以備异日代王言者之采

東溪翁劉長公八十序

余年踰艾無所事會茲長夏日惟與二三同人

以晤言消之一日坐相質論壽予曰箕疇攸好
以錫福法言彌劭以戒年有虞之申祐日𧆊之
平格皆是物也則先務令德乎難者曰東魯之
淵極望而神損東陵之跖旣富而考祥故天誠
難諶而人或互勝子又曰夫欲長生莫尚尊生
辟之燭焉閟與室則竟夕光焚置風檐則俄頃
鎔液道家指精氣爲三寶貴性命之雙脩且煉
以神丹輔以上藥則延年有術乎難者曰橋山
茂陵儼歸天上交梨火棗不與人間故雖盜道

無私而儒才難得予又曰南陽菊水多商巖之老西楚桃源猶秦季之人或九代在雞窠　或五世皆龜息廼壽固有所受之乎難者曰李耳之後爲將不聞黃髮武夷之會稱曾寧盡靑瞳故雖曾雞不伏越卵而鳧短豈續鶴長予又曰語有之祿也者所以持生胤也者所以衍生祿以厚其根胤以養其志詩人頌千歲于俾昌祝百祿之是荷意者亦人情之上願而久視之一道乎難者曰靑城之叟絕鹽酪何有常珎懸溜

之栖謝妻子正虞家累予嗒焉卒無以應也頃之諸君以劉長公覽揆之期告葢歷有四百八十旬矣而以歲計之曰八袠夫劉長公者漳平子肖先生元子也予因以諗于衆曰當漳平以奉所生諱自免令歸也一時士大夫高其節廼長公實贊成之予及親覿公七十孤而烏烏孺慕也殆世以孝聞公有仲文弱母太君猶憐愛焉長公卽獨任勞爲家督然絕無所私嘗丞湯溪有吏能兩薦于　朝坐失一上官旨投劾去

諸君唯唯曰劉長公誠令德人也漳平與後太君並眉壽太君距期頤數年耳周文王夢九齡而與其子武者三則所距之餘必與長公躋大齊無爽矣不可謂有所受之哉諸君唯唯曰壽者授也以與爲義長公頗直中礙事易發而事過不留冢嗣之殁不以其賢故致太戚視西河爲優予恒聞長公譚稽事大校辨五土之宜若六穀之性與時節宣順之而勿傷夫養生一也彼得之解牛此得之播種機相通也雖然長公

亦有天幸焉即吏廉俸祿尚足以代耕即杭孺人捐中道而繼妃孟足媲美三丈夫子具質行績學相與怡穆若長公之于仲也孫曾之長者搦管幼者含飴足自娛而長公方剌肥健步屧抑何必餐落英烹五石哉要于語所稱生而持與衍之者長公得之維夏之季日巳酉後君匪譽伯仲汪君原勺輩咸中表親也暨予兄子好爲長公甥者共籍予小子言拜長公于堂以爲康爵侑巳而諸君驩然曰梅先生猶賦芓然其

言是吾曹昔所難先生無以應者也今劉長公一一應之予以故知理之所趣雖堅白異同詭辯不克易其說天之所格雖百千萬億巧曆莫能筭其年

敬源劉次君七十序

劉次君震仲丞山陰也無負丞大學士朱公心重之後三年禫而謁銓朱公將丞以會稽次君不敢應迺補瓊州之文昌文昌漢紫貝地瓊環海數千里而爲郡唐宋所常以待遷臣者也未

幾擢海南衛經歷致其事以歸余訊之語余曰吾習觀于海矣瓊故海賊之所謂南溟朱崖者也當其洪濤瀾汗峻浪㴑㴔蕩雲浴日挺地稽天望之眇不見其端及其怒者䬃䬅者夷翔陽御舒一碧萬頃恍百谷之所王而天下之閎覽也吾嘗習海之風矣當其月暈蜺繞霾曀颶與罄乎嗷焉虎嘯雷轟拔木發屋礐石彯沙其何寧攸居乎及夫箕伯翕舌封姨戢威纖蘿不動一塵不飛則亦足以辟瘴癘而解蘊隆也吾又

嘗習海外之氣候矣昕夕異節絺縕互施一日之中有若華嚴藏之所爲八寒八熱者焉故吾于是而悟人世之興替消長猶海濤之潮汐盈虛耳物情之喜慍亢抑猶颶之作止起滅耳吾且知炎炎者與凛凛者之殊趣也其始而飲氷者或終而內熱也昕海外之候何別次君抑善游觀矣以是信君子貴閎覽遠適而并窺牖守者之足鄙也余問昔遷臣之遺跡在乎次君憮然曰吾嘗經儋耳拜東坡祠下躇躕咨嗟不忍

去因念吾曹以丞蒞士民之上贊政而宣化非若坡仙之遷徙流離有署可居非若坡仙之蛋塢獠洞祿雖微差贍歲而稔酒者淸旨宜醉非若坡仙之無藥物醬酢即近建言諸人不無廢斥然未有遷置海外扼之於窮極如蘇子者則聖德之如天也余益服次君之言恕而逹子瞻之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故其處夷險

若一而胸中超然自得焉次君抑善觀眉山矣余時察次君貌腴氣和非無得于胸中者度其年必長彼其于寒暑之代謝流坎之行止一付之海濤天風而已夫孰得而攖之越數年甲寅秋次君之年登七袠貌益腴氣益和宦廉食貧晏如也余初所度者有徵矣有謂海外多奇藥靈膏古言神仙亦遠在海上次君必有所密授祕不語人者或然乎玉山劉氏世多壽父漳平公玉峰先生母後太孺人近百齡長君湯溪公

方年八十七番番若若照映里閭也初次君嘗刲股以起漳平而父事湯溪晚得子公庸賢而文復孝事父是孝亦世之矣是歲春長孫生皆吉祥善事也洞微志載瓊海楊宋卿壽百九十五有九代祖雞窠小兒者不飲不食不知其年歲豈次君在瓊别有所授耶漫志之曰說海需九代後而余以質次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終